

蓝

袜

子

丛

书

美国卷

我,生为 女人

钱满素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蓝袜子丛书

我，生为女人

(美国卷)

钱满素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尹世民

封面设计:宁成春

《蓝袜子》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陶 洁 钱满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平	宁 瑛	申慧辉	孙美玲
孙桂荣	李 琛	吴正仪	劳 人
张 容	张瑞安	段若川	陶 洁
高慧勤	钱满素	黄 梅	蒋承俊

蓝袜子丛书
我,生为女人
钱满素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 印张 377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0.20 元

ISBN 7-5434-2415-0/I·210

前言

钱满素

这是一本美国妇女写自己的书——写她们眼里的世界，写她们女人的一生，写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罕有例外），身为女人是另一番滋味，只有女人自己拿起笔，才能写出她们的真实感受。

我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精心选译了美国各历史时期三十九位代表性女作家的六十四篇代表性作品，其中包括诗歌、小说、散文、书信、科幻、宣言等不同体裁。我们并不追求文学史的面面俱到，只希望这些作品能大致体现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动向，读者能从中领略到美国妇女的觉悟、才情和风格。我们尽可能以完整的作品呈献给读者，但限于篇幅，一些难以割爱的长篇小说只能采取部分节译的方式，并以内容梗概略作弥补。读者若有兴趣一睹全文风采，可查阅附录的译著目录。

相对来说，美国妇女还是比较幸运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很短，但美国的历史也不长，社会还没有来得及给妇女设置和完善种种特殊的规范，美国妇女并未经历其他民族的姐妹所忍受过的长期“史前”痛苦。同时，美国是个移民拓荒国家，妇女

一直是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更兼早期的清教伦理强调个人灵魂与良心的独立，故而美国妇女从一开始便享有较多的表达自由和参与机会。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不能免于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共同命运。

写作就是表达，发表作品更是行动和参与，这并不是父权制性别体系中女性所应从事的职业。女性动笔写作，本身便有僭越之嫌，是大胆地闯入了一个男性的权威领域。对此，美国早期的女作家很有自知之明。美国第一位女诗人布莱斯特里特在照料一个大家庭之余，抽空写了些赞赏上帝和丈夫的诗篇，她的诗集由内弟瞒着她送往伦敦出版。在《序曲》中，她对女性写诗做了辩白，她很清楚当时扬男抑女的文化氛围：

……他们把轻蔑投向女性的智能；
假如我表现得真好，也不会出人头地，
他们会说那是剽窃，要么是偶然运气。

……

男人享有优先权且永远高人一等。
不公平地进行战争不过是徒劳的；

……

她所能奢望的不过是：“但也请给予我们一些小小的承认，”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你们闪光的金子更加闪亮。”

时隔近一个半世纪，到了18世纪末，美国妇女仍然在苦苦证明两性在智力上的平等，只是她们已经敢于公开为女性一辩了。在《论两性平等》一文中，默里从想象力、理解力、记忆力和判断力四个方面来论证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智能潜力，是不公平的教育和社会分工中断了女性的才智发展：“男孩被鼓励胸怀大志，女孩却早早受到束缚和限制。随着年岁的增长，女

孩必须完全献身家务，而男孩则被亲手带往铺满鲜花的通往科学之路。”默里除了承认男人在体魄上的优势外，拒不承认别的优势，并坚决否认以体魄的强弱来衡量心灵的伟大与否。她自豪地宣告：“尔等尊贵骄傲的男性，我们天生与你们在精神上就是平等的，上帝的气息同样给我们带来勃勃生气、无限活力和焕发的精神，我们并不比你们逊色卑微。”为了达到平等，她强调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妇女具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和经济独立。

事实上，凡是对两性之不平衡意识强烈的女权主义先驱，无不主张从教育入手，开发妇女智力，从而创造平等的条件。19世纪上半叶，富勒写出了美国第一本妇女问题专著：《19世纪妇女》。富勒是位才思敏捷的血性女子，她反对女人把男性当作偶像来崇拜，希望女人“首先应为上帝活着，这样她就不会把一个不完美的男人当作她的上帝”。她力陈女人应独立于男人，这倒并非因为她认为两性互不需要，“而是因为对女人来说，这一事实已导致了一种过度的牺牲，它冷却了爱，败坏了婚姻，而且妨碍两性成为他们对自己和对异性应该成为的样子。”她鼓励女性全面发展，不仅为爱，也为真理而活。富勒憧憬着一个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把妇女的未来寄托在妇女的受教育上。

当然，在一个法制的国家里，思想先进的妇女决不会忘记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丈夫和儿子都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亚当斯夫人，在独立战争胜利前夕便写信给丈夫，让革命领袖们在制定新的法规时记住女士们。她写道：“切切不可把这样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们的手中，”因为“倘若可能的话，所有的男人都会成为暴君”。她还扬言：“如果不给女士们以特殊的关怀和关注的话，我们就决心煽动一场反叛，并且决不会

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的约束。”对如此强硬的语气，亚当斯先生还是半开玩笑，以调侃相对。亚当斯夫人在复信中毫不含糊地把妇女问题提到人类解放的高度，并且警告说：“我们会不顾你们所有睿智的法律和箴言，坚持我们的权力，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征服我们的主人。”亚当斯夫人不愧为革命的一代，她首先把美国革命的精神应用到妇女解放上来。

在19世纪上半叶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中，美国妇女是一支强有力的维护道德的力量。尤其在废奴运动中，许多妇女积极投入，为了人类的平等而奔走呼吁，格里姆凯姐妹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们虽然出生于南方奴隶主家庭，却不遗余力地谴责奴隶制，维护黑人的平等地位。她们解放了自己名下的黑奴，移居北方，在最激进的废奴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公开举行演讲。莫特和斯坦顿等人都是同样具有正义感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但由于身为女人，她们在社会上的频繁活动便遭来非议，这使她们不能不意识到社会对女性一贯的歧视，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与黑人颇为相似。于是，这些笃信人类平等的使徒又开始踏上为自身争平等的征途。经过多方努力，她们终于在1848年7月成功地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女权宣言——塞尼卡福尔斯女权大会宣言。它以《独立宣言》的原则和口气，堂堂正正地向世人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子和妇女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她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言重申妇女的选举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基本权利，要求妇女立即获得她们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宣言认为，“造物主赋予妇女同等的能力，她同样意识到发挥这些能力的责任。

显然，她和男子一样有权利和义务以一切正当的途径弘扬一切正当的事业。”女性意识的觉醒终于以如此庄严的形式公布于世，这是美国妇女为全人类的妇女解放所做出的里程碑式的贡献。

南北战争打响后，妇女的解放事业被连年的战火所淹没。北方的胜利摧毁了南方的奴隶制，黑人男子终于在1870年获得选举权。在辩论该宪法修正案时，许多妇女活动家要求同时解决妇女的选举权，可是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甚至连她们在废奴运动中的战友也怕节外生枝而加以反对。又足足过了半个世纪，在美国妇女界的压力下，也为了承认妇女在一次大战中的贡献，美国国会终于在1920年通过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虽然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至今未能获得通过，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仍然不彻底，但美国妇女运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权益的传统却毋庸置疑，显示出她们政治上的成熟。

直到19世纪末，美国妇女在纯文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只是个别现象，除了写感伤的通俗小说外，很难立足文坛。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小说家也许当推斯托夫人，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家喻户晓，是废奴文学的最高成就。最杰出的女诗人则无疑是狄金森，凭着敏锐的观察和悟性，她创作的千余首小诗有情有景，用形象写出了哲理。尽管她写下了美国诗歌中的一流作品，但她并未跻身当时活跃的文坛。作为一个女性，她转向内在世界，足不出户，生活在自我幽禁之中，她的诗基本上都是死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

世纪转折之时，美国终于迎来了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出现了像肖班、吉尔曼、华顿、凯瑟等一批有成就的女作家。她

们和男性一样，成为以写作谋生的专业作家，不仅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地，而且有意识地以文学的形式来思索妇女的处境，为妇女呐喊诉怨。她们的作品前所未有地深入妇女真实的生活现状和感情体验，从女性的视角描写社会对妇女的不公正，妇女任人摆布的可悲命运，她们在婚姻爱情上的危机，她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以及她们的反抗。在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中，女主人公愿意写作，渴望有自己的志趣和事业，但她那当医生的丈夫却认定她神经有病，迫使她停止一切工作，搬进古老的大厦休养，但幽闭的生活只能真的把她逼疯。丈夫称她为“亲爱的小傻瓜”，永远把她看作长不大的孩子。女性在智力上经常受到如此压抑，每当她们产生自己的思想并要求行动时，便可能被视为精神不正常。最可悲的是，许多妇女在潜移默化中也接受了这种性别歧视，相信男人、社会和传统所代表的必然正确。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肖班发表了《觉醒》，她以空前的坦率与勇气触及了女性深层次的内心世界。女主人公不满足于社会给她指定的妻子与母亲的身分，执意追求自己独立的人生意义。她甚至经历了一次性的觉醒，试图摆脱没有性爱的婚姻，而且居然情有所钟。她敢于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并不在乎社会，包括她爱的男人是否认为她像个女性。她的自我觉醒是相当彻底的，不仅无视社会认定的女性规范，而且公然宣扬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主权。她声称：“我不再是由蓬迪里埃先生可以任意摆布的私有物。我要自己选择出路。如果蓬迪里埃说：‘喂，罗伯特，把她带走过快活日子吧，她是你的了。’那我会对你们两人都嗤之以鼻。”可惜听到这样的自我解放宣言后，她的心上人罗伯特“脸色倏的变白，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觉醒得太早了，不能不感到孤立无援。小说一出版便引起轩然大波，被

指责为有悖道德。社会的冷漠顽固不仅断送了肖班的文学生涯，也可以说断送了她的生命，觉醒对当时的女人来说真是不堪重负。

肖班的女主人公为觉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在华顿的《时代变了》中，女主人公因为曾经忠于自己的感情，便只能流落海外终其余生。时代确实是变了，如今她的女儿也离婚了，毫无困难地就被纽约的上流社会认可接受。但她的案子则已经被判决了，人们再不会宽容她。她意识到人是“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习惯和观念的圈子里”，而女性尤其是这种有形无形的禁锢的受害者，“人类最深邃的体验的成败得失，竟会只取决于它们发生的年代，这种嘲讽使她心痛如绞。”

如果一个女人善于扮演社会给她派定的性别角色，那么她便有更多的机会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但为此她也要付出同样沉重的代价，那就是把内心真实的需求和冲动一次次地压抑掉，就像凯瑟笔下《花园小屋》中的贵妇人那样。她埋葬掉自己的才华和感伤，换来一个坚实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安全。遗憾的是白日的荣华并不能压抑掉夜间的恶梦，“这个梦不是偶然发生的：那是她严密地禁锢在心里、连她自己也从未见过的一个囚徒，那是当看守睡熟时从城堡塔楼上发出的一声悲号。”

相比之下，倒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劳动妇女也许有更多的行动自由，更能证明自己独立的价值。凯瑟笔下的拓荒妇女，格拉斯哥《瘠土》中的农村姑娘，她们虽然历经磨难，却勇敢而顽强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女性特有的韧性和毅力，任劳任怨地吞下生活苦酒，不仅坚定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还能慷慨地帮助他人，包括那些曾给她们带来痛苦的软弱的男人。

20世纪初，现代派文学崛起，一些美国女作家也卷入进去。

旅居巴黎的斯泰因不仅以她那闻名遐迩的文艺沙龙为许多青年艺术家提供鼓励支持，而且率先对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验，试图使语言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梅兰克莎》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作者的语言特色，也表达了她的新观念。她笔下的黑人少女是个敢爱敢生活的女人，她因为背离了社会给女性定下的行为准则，终被社会遗弃，悲惨地病死在一个济贫院里。

H. D. 和莫尔等女诗人写出了意象派诗歌中的杰作。作为女性，她们已经具备足够的自信，敢于看到自己的价值和希望。20世纪美国女诗人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率直开放的传统，米莱、毕肖普及后起的布鲁克斯、莱弗托夫等都表现出自信自强的女性意识，她们使用的形象和语言都很新颖大胆，诉说着生为女人的困苦烦恼。她们在爱情上也更为开放，改变了以往女性一贯以男性为寄托的被动态度。塞克斯顿和普拉斯代表了激进的自白派诗人，她们的诗自我剖析、锋芒毕露、令人震撼。这两位语惊四座的女诗人敏感到自己做女人和做诗人之间的矛盾，她们悲观绝望，精神崩溃，都以自杀结束了不可承受的生命重负。

进入动荡的60年代后期，在民权运动的催化下，女权运动以空前猛烈的方式爆发了。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十五年间，美国社会从各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理想的”妇女形象。她不再是20年代有理想有个性的事业型新女性，而是倾心于当贤妻良母的市郊家庭妇女。厨房客厅卧室才是女性实现自我的场所，家庭和性爱才是她们幸福的本质——这就是弗里丹称之为“女性奥秘”的一种关于女性的神话，美国社会各界成功地把这一神话变成流行的观念和模式。绝大部分妇女无力抵挡它的冲击和

诱惑，纷纷放弃学业事业，在当职业家庭妇女中获得虚假的满足。但女性的为妻为母正如男性的为夫为父，也并非她们人性的全部本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终日在郊区的住宅中吸尘烹饪，终究不能发挥她们的才智潜能，不能实现她们的人生价值，一个无以名之的问题在困惑和折磨着她们，诸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米利特的《性政治》等一系列女权主义经典作品的问世，使千千万万美国妇女产生认同：妇女的人生价值究竟何在？她们有没有享受平等的地位？是不是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一时间，妇女普遍地感到彼此交流的需要，她们的作品往往具有个人化和情绪化的特点，这是人类的一半在受到长期不公正后突然觉悟时不可避免的愤怒。对她们来说，写作并非单纯的文学行为，她们需要倾诉渲泄，渴望通过语言文字来分享共同的女性体验。

麦卡锡的《毕业班》描述了瓦萨女子学院八个毕业生的生活道路。尽管她们受到一流的教育，但在生活中仍然会受男人控制，在心理上仍然依赖男人，甚至不自觉地成了丈夫愚弄她们的帮手。一旦进行反抗，便可能被当作疯子送进精神病院。凯在总结自己的悲剧时承认，是自己渴求成功的虚荣心使她无法摆脱不幸的婚姻。她想成功，却没有天才，于是想通过和一个她认为有天才的男人结婚去获得成功。但这不正是“女性奥秘”的本意吗——女人应该通过丈夫孩子而生活？不求虚荣甘于平凡的妇女也有她们的苦衷，在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中，一个母亲以内疚的心情回忆女儿在匮乏中成长所受到的伤害，道出了当女人做母亲的种种艰辛和无奈。

女权主义的理论大都坚持性别分析的原则。在《性政治》一书中，米利特把两性关系看作一种政治和权力的关系，男性因

先天的因素而取得对女性的统治支配权，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却一直不为人所注意。米利特的这一观点已经被女权主义者广泛接受。但是既然两性不平等具有先天的原因，那么根除不平等岂非必须改变人类本身？在不能更改现实之时，勒奎的科幻小说《黑暗的左膀》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女性空想。勒奎设想出一个无性别的社会，她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消灭性别歧视和压迫，还能铲除战争等雄性激素的产物。

美国的黑人女作家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力量。黑人妇女面对双重压迫，处境尤为艰难，正如赫斯顿所写的：“白人扔下担子叫黑人男人去挑，他挑了起来，因为不挑不行，可他 not 挑走，把担子交给了家里的女人。就我所知，黑女人在世界上是头骡子。”在《她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以生动明快的风格，写出了一位黑人妇女一生的追求和悲剧，小说已成为早期黑人女作家的代表作。安吉洛的小说《白人牙医和祖母的神力》写种族冲突不落俗套，从孩子的角度，以有趣的虚构来取代现实中的缺憾，从而使幼小的心灵得到极为必需的自我心理补偿。沃克是位注重刻画女性的作家，她在《人工流产》中写出了两性在对待“人流”上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微妙地表现了男女在感受上的差异。男性往往对女性的心理变化一无所知，这种敏感与否的区别自然是超越种族的。在白人女作家韦尔蒂的《一则新闻》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区别。在欧茨的《欲满志得》中，又一次发现同样的男性迟钝。似乎是年轻姑娘欲满志得，终于嫁给了她崇拜追求的教授，但这是一位怎样的文学教授呢？他完全不能体察两位为他痛苦的女性，只是无动于衷地享受到手的一切，他才是真正的欲满志得。对照之下，女人岂不空掷了眼泪和生命？

黑人女作家成就之大亦可见于莫瑞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继赛珍珠后第一个获此奖的美国女作家，也是唯一获此奖的黑人女作家。莫瑞森和其他黑人女作家一样，既要表现一个白人中心社会中的黑人意识，又要表现一个男性中心社会中的女性意识。从《秀拉》开始，她的每部作品都获好评。她笔下的妇女形象大都具有反叛精神，坚持自己的追求和奋斗。

应该说明的是，大部分美国女作家并不把自己视为女权主义作家。但身为女人，她们不能不关注女性的命运，在表现女性方面仍然有独到之处。如南方女作家波特和韦尔蒂，她们面对的南方尚未摆脱内战的阴影，她们笔下的妇女仍然在努力适应社会大变革后的新世界。波特的《旅程》写了两个终生相依的妇女，虽然她们肤色不同，地位不同，但作为女人，她们能超越种族隔阂，真诚地相互理解和帮助。她们“几乎在同等的条件下奋斗”，负起男人的责任却享受不到男人的特权。韦尔蒂的《一则新闻》以女性的敏感，幽默地描绘了一个乡村少妇的心理，与她刻板疏冷的婚姻相比较，少妇为自己找到的一点乐趣虽小亦大，但内心却不免忐忑不安，生出疑神疑鬼的幻觉。面对丈夫，她又能狡黠地自我保护。最妙的是丈夫根本不能意识到她内心存在着一个微妙的世界。后起之秀麦卡勒斯和奥康纳则把南方文学的怪诞发展到一种新的审美高度，赋予其形而上的普遍意义。麦卡勒斯的名作《伤心咖啡馆之歌》写的是孤独，以及孤独一旦打破后再次被迫的孤独。在这里，孤独是人类的基本处境，任凭多强烈的爱也无法打破这苦难的枷锁。奥康纳的《启示》也重复着作者一贯的主题，对那些昏昏沉沉满足于现状，满足于依赖基督的人，只有突如其来的暴力才能将他们震醒。

70年代女权运动的高峰已经过去，它的巨大冲击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妇女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新的思考。佩莉的《朋友》写了风云过后，妇女又是怎样的处境和心态，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过的女性之间如何成为彼此终生的支持。但她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呢？迪第恩对群众性的女权运动有着自己的认识，清醒地看到其中的不足与问题。妇女的未来如何仍是个不定数，但社会毕竟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状态了。美国妇女不必再像《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那样被迫停止工作，不必再像爱德娜那样因觉醒而走入大海，也再不会像利德科德夫人那样因离婚而受人冷遇，她们已经理直气壮地走向社会，从竞选公职到登上宇宙飞船，在各行各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行为来自意识的觉醒，而文学既是觉醒的形式，又是行为的形式，美国的女性文学必将继续记录女性的觉醒和奋斗，表现女性的风采和才华。

1994年9月于北京

18世纪中叶，
一群英国上层妇女倦于惯常的
玩牌闲聊，
决定改设文艺沙龙，
以娛心智。

被邀的学者名流中不乏寒士，
着蓝毛袜以代人时黑丝袜者有之。

“蓝袜社”因此得名，

“蓝袜子”

亦成为女才子的雅号或戏称。

60/67/08

蓝袜子丛书

(外国女性文学作品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四分之一个丈夫(阿拉伯卷) 李 琛选编

害怕爱情(德语国家卷) 劳 人 宁 瑛选编

我曾在那个世界里(东欧卷) 蒋承俊选编

莫斯科女人(俄苏卷) 孙美玲选编

第二性(法国卷) 张 容选编

房中鸟(加拿大卷) 申慧辉 孙桂荣选编

温柔的激情(拉美两欧卷) 段若川 吴正仪选编

我,生为女人(美国卷) 钱满素选编

清贫赋(日本卷) 高慧勤选编

自己的一间屋(英国卷) 黄 梅选编

装帧设计: 北京新知设计事务所

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